

21/3/224

昆州華文

2024 年 3 月 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目 录

“阳”过之歌	4
陈谦	
疫情中的优雅（记疫情期间的一次解封中的一天）	6
练美嘉	
是你，在呼唤我（献给基督）	8
花田君	
诗四首：年味 / 雨林、蒸汽船与圣诞 / 奔跑的树木 / 垃圾桶	11
燕紫	
官文化	15
韦钢	
贝壳项链·《斑斓岁月》	18
布村蓝楹	
不见其比	20
力夫	
声音中的光	22
经年鲤	
凤凰花与百年校庆	25
连健龄	
换微信头像引起的思索	28
杨晓涛	
焦虑的老路	30
Sail	

看印度第 73 屆共和國日慶典的體會	32
洪丕柱	
泪在眼眶眶里打了个转儿	35
杨晓涛	
秋游潞村	37
清远山人	
世界杯或，彝族年（外一首）	39
力夫	
为欧洲插上旅行的翅膀	40
花田君	
我家院子里出没过火鸡	43
赵孔南	
游朱家坝古村	46
清远山人	
除夕	49
陈谦	
末春二首	52
紫悦	
回憶同星雲大師的接觸	54
洪丕柱	

“阳”过之歌

陈谦

那一日

病床上的我奄奄一息

你的呼唤

就那样悄然响起

寂然而执着

如我恍惚的呼吸

我总不确定是你啊

听闻千百回

却未曾谋面的陌生的你

我究竟做了什么

令你对我的躯体肺腑纠缠不休百般着迷

一次又一次

未见你身影

我已心跳回避

匆匆复匆匆

我赶在任何一阵可疑的风声来临之前

别过脸去

不让你这顶崭新的冠冕

临到我难以思维的头顶

我知我不是你的唯一
你是那样地见一个恋一个啊
为此我从无丝毫妒忌

当我尝试着开口拒绝你
听见的
却是自己阵阵歇斯底里的干咳
伴随近乎绝望的呻吟乏力

罢了
随你吧
都随你

不吃药
不就医

任你拥抱
受你煎熬
在你的热情里发烧
发出不再明智的呓语
直到你见异思迁
在灿然的新欢中
投眼广袤的荒岭野地
对我露出鄙夷
将我断然抛弃

疫情中的優雅（记疫情期间的一次解封中的一天）

文/练美嘉

病毒悄悄地展开攻击，到你发现它时已经在世界各处多多少少地冒泡。有的地方已经是一片沼泽地，有的地方冒出如雨后的毒菇，虽说不多，但株株致命。国家的大门嘎的一声关上了，州的边界线警察如重兵把守要塞。多少情人望眼欲穿，多少父母儿女隔海相望。街市萧条，居家郁闷。

这个星期天中午，难得天气晴朗，温度适中，也是取消封锁的日子。我们在微信里传着消息，要到植物园去秀秀我们的旗袍装。本来会所里，舞台上也是可以秀的，但是，病毒也许就潜伏在那里，看不见的战线，如何布兵防御，谁也没有把握。还是到太阳光下的植物园吧，那里有一片竹林，叶影斑驳，还有一汪荷塘，荷叶在涟漪中。空间够大，妳我她隔空喊话轻而易举。

一拍就合，我们一众女子，从不同的方向，或自驾，或乘公车，或乘渡轮来到植物园。這裡綠草如茵，我們陸續將帶來的床单，帐篷，露营毯子即席摊开了，换衣间瞬间搭成。还有口罩，消毒水，口红，矿泉水，一堆衣服，帽子，鞋子，折扇，书籍都摆出来，秀衣服，还得秀道具，郁闷太久了。就这样准备欢喜一场，但没有想到，一个忽略，给大家罩上阴影。

就是我把挎包留在小山上的厕所里了。大包小包带太多了，厕所门后的钩子挂得要溢出来了，只好放在边上。着急要和“大部队”汇合，一出门，摘下门后大小包，就把搁边上的挂包给忽略

赶上了众姐妹，就象落座了火车座位，心欢喜。旗袍这件换换，那件摸摸。缎蓝底秀金龙，深绿衬红叶，黑花滚紫边，一堆旗袍，件件姹紫嫣红。我们嬉笑着，撑伞的，读兰亭的，摇扇的，收腹挺胸，勾肩搭臂，个个装模作样，郁闷好久了，本来我们是参加合唱团的，本来我们是跳舞的，本来我们是摆摊的，本来我们是妈妈故事组的，中文学校的，忙碌有序的周末，被这病毒打得七零八落。难得解封的日子，不出门待何时？

一直摆拍，亭台水榭，草地林边，阳光西斜，篷板挡光，有经验的摄影师，没修图之前就会处理好光线。突然我隐隐不安，好象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对了，我的挂包……，不用寻找，它就在廁所裡，我記得清清楚楚。我脫下姐妹們為我扣上的高跟鞋，恨不得光腳，直奔小山上的廁所。

黑色的小長方形掛包，鑲嵌著金色的扣子，細圓的肩帶，有一份優雅。掛包裡面還有一個皮夾，黑色襯著大紅，裡面夾層裝著許多卡，還有那要命的現金兩三百。“如果不放現金，人家也許不會要，卡使用麻煩。但現金丟了，如果揀的人卡還我，我也同意，好過卡掛失。”我就這樣七想八想。“什麼卡可以不要？圖書館卡？醫療卡？信用卡？銀行取錢卡？”上帝！我覺得什麼卡我都要！那就都要掛失。我恨自己高興過頭，早一分鐘和遲一分鐘和朋友會合有那麼重要？值得那麼冒失。三思而後行，一思我都沒有，就是這該

死的疫情，我們的合唱團停止兩年都有，我們的協會文友久久才見個面，限制十五人。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面色嚴峻的首席衛生官，每天十點聽你權威下令，讓人將一次次大集會延期。才有我這回解封的興高采烈！

當務之急尋找每個廁所，我是走進哪間？每間看看都沒有。奔回了姐妹們搭好的大本營，大家和我一樣焦慮。

“那年我丟了個墨鏡價值幾千人民幣”小姐姐燕說。我心裡乘一下，比我損失還多。可我的卡呢，我能放棄嗎？不放棄，可怎麼報失。大問題。

“出門不要大包小包，都要放在一個大包。”亡羊補牢建議不錯，我感激望呂大姐一眼。

“趕緊禱告。”有誰說了。

全能的上帝，原諒我的過失。我在心裡默默說。

那邊，女兒走一旁去，她找到失物招領處的電話，想是沒人接听，或是沒人拾到，她一直搖手。我忍不了沖了過去，只听她說：“要報警？”天哪？我心里想不要了吧。女兒停了電話，對我說：“失物招領處電話沒有人接。后打市政廳，報警是市政廳的建議，因為植物園屬她們管。”

心里一迴想丟包到現在不止兩個小時了，撿到的人刷個不用簽名的百元購物，已經可以回家吃飯。我說：“銀行卡先掛失吧？”

女兒說：“再找找？”

她沿路遠去，一會兒，她回來了，手上帶著丟失的包。

大家問怎麼回事。原來她路遇開拖車的清潔工，人家問低頭四望的她。替她打了失物招領處人的電話，電話通了，回答是有人撿來交了。跟上清潔工的車，領回了包，清潔工又用車將她送回來了。而我女兒打失物招領處時電話沒人接。還是這位清潔工熱心。

失而復得，比什麼高興，我帶來的陰影消除了。

大家忙問什麼人撿到的。

女兒回答說：“不知道，只知道是一對年輕人撿來交到失物招領處的。”

在這疫情的日子，有人沒有工作，有人物資短缺，但有人就是這樣，保持著高尚的品節。

分文不少，拾金不昧，完璧歸趙。我心里默默讀出了這些字眼。

疫情中的植物園，如此優雅的我們！但是，是有人負重前行，有人保持高貴的品格，我們才會有優雅的機會。

是你，在呼唤我（献给基督）

作者：花田君

我好想为你下一首诗，
但只能忍心摘掉那神圣的主语；
我好想为你唱一首歌，
却只能刻意淡化这煽情的词句。
我多想大声呼喊你的名字，
但是现实里，
规定着只限于此；
我多想公开宣传你的佳音，
只能在心中，
无数次念兹在兹。
也许对那个恐怖的地狱，
大家哀莫大于心死，
已经不想让沉闷而又污浊的空气，
来玷污你文明而又高贵的圣慈，
但是我不就是来自那片土地，
背负着罪愆与迷惘，
曾经徘徊于冰冷而又凋敝的世界，
直到遇到你啊，
才让我告别那个万物凋零的季节，
走向这个百花齐放的田野。
我还是要用最真诚的呐喊，
向那片愈发封闭而萧瑟的土地，
播洒下您温存而又甜润的宝血，
润化这片被毒药和谎言侵毁的盐碱地，
变成流淌着奶与蜜的迦南地，

从此人民摘取幸福而纯真的玛拿，
填补曾经虚伪与空虚的心际。
如同当时对我的呼唤，
唤醒了那注定失败的梦魇，
在我迷蒙惺忪的睡眼前，
映射出黎明后那璀璨的虹霓。

是你在呼唤我啊，
你是我的师长，朋友与情人。
无论是金科玉律，还是循规蹈矩，
都如春风化雨，
浓缩于经文上满纸的温馨。
哪怕我躲在荒僻的角落，
还是隐匿于市井的陋巷，
你都不会将我弃如敝履，
用恒久的耐心将我悉心找寻。
我是那迷途知返的羔羊，
是那跳脱井底的青蛙；
我是那受苦而归的浪子，
是那迎候新郎的女娃。
我希望我是指引三王的牧童，
为着那正义与真理前驱；
我希望我是导引盲群的木棍，
躲开那狂言与伪善避隅。
我知道，我并非孤胆英雄，
可以背起民族的重负，
和你一同钉在受难的各各他，
只是我还残留一丝热血，
扑倒在我梦里热爱的华夏。

我无法面对暴力、恫吓与追打，
也无法正视流言、挑拨与谩骂。
我只能偷偷的隔岸观火，
试图在鞋底搔动头顶的疮疤。
是啊，是你在呼唤我，
需要以我微末的水滴，
同其他微末的水滴凝聚一起，
掀起一场席卷寰宇的浪花：
为着我们的子孙万代，
为着你最爱的子民与天下。
但是面对遍体鳞伤仍高唱赞歌的奴怪，
所有的祝福与期盼，
只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哗啦啦两声脆崩塌。

是你在呼唤我，
我只能嗫嚅着我无声的回答。
庄园已经荒芜，
魔王正在称霸，
我不是那义无反顾的阿特拉斯，
我只是您卑微的门徒，
一个连您名字都不敢称呼的懦夫。

——2022年12月25日圣诞节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年味 文/燕紫

何为“年味”？我问澳洲长大的儿子
他不假思索：外婆做的饺子，汤圆，炸丸子
还有澳洲大龙虾。过年时节吃得最多啦

还有什么呢？我再问
三里半除夕夜放烟花，舞醒狮
还有红彤彤的锣鼓声中

糖人糖葫芦的红脸蛋映着满街的红灯笼



原来，每个孩子的中国年里
都少不了祖先流传下来的这些美食
无论身在何处，这些浪漫的文化符号
早已融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

对于我，一个半生漂泊的中年人来说
只有白鸟朝凤的大喇叭，才能勾起我对春天的幻想

只有火树银花的热闹，才能让我进入节日的氛围
而年味，便是在雪地里踩着凳子贴春联
冰冷的空气中，残余着的
几丝硫磺鞭炮的味道

雨林，蒸汽船与圣诞

文/燕紫

呼唤两只白鹤
随我走过湖面
穿行于竹林和雨林
潇湘细语伴着睡莲入梦



百合忘却了岁月的烟尘
以如玉的笑靥托起石雕的灯柱
故事不在桥上，不在船上
不在旧时楼台烟雨中，而在

流水无声的诉说里

一棵来自美洲的柏树

见证过 1853 年的洪水

庇佑着游鱼飞鸟孩童

一艘斑驳的蒸汽船，不能带你去远方

却定格了皇家海军为和平远航的记忆

在大瘟疫之後的一个圣诞前夕

在 23 度的微风里……

奔跑的树木

文/燕紫

这个事实，我已经不想重复了

作为一株植物，除了迎着东风歌唱

接纳风吹雨打，按着天时

献出一朵没有思想的花

不经严冬拷打，就自动上缴最后一片黄叶

直到赤身裸体，不悲不喜

静默成一尊雪地上的泥塑

就让一切都烂在心里

一个树洞，收藏着婆娑世界那么多的秘密

就连算命先生的命

也在我的某一片叶子上

叶脉上的卦辞，唯一不能涵盖的

就是奔跑的树木

和越狱的金刚

垃圾桶

文/燕紫

每次，她都诉说老公的吝啬和恶毒

声泪俱下。我不由自主愤填膺

要为弱者的不幸抱打不平

她走后三四天里，我都在平复心情

直到周五，错过了市政垃圾车

发现 垃圾桶已满

而人家夫妻俩愿打愿挨的日子继续

官文化

韦钢

插队时，我所在大队的书记人高马大，走路喜欢背着手，外八字的步态，隔几条田埂都能一眼辨出来。他不管到那个生产队，身后总是要跟着五六个人。所以人们远远看见田埂上走来一队人，最前面是背手八字步的大块头，就会赶紧传话：何书记来了！何书记来了！以便做好迎接工作。搬凳子的搬凳子，倒水的倒水。人们毕恭毕敬。而何书记从来不正眼看人，讲话也是自顾自地讲一些大概他自己认为是官话的话。人们附和着，点着头，哈着腰。那边做饭的已经生火……

在这块土地上，何书记就是皇帝。当然，何书记上面还有公社书记，再上面还有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每次都是坐一辆北京吉普来。他一年大概能来两次。就是摘茶做茶的季节来。人们只要远远地看到军绿色的北京吉普开过来，就立刻奔走相告：县委书记来了！县委书记来了！

何书记块头虽大，但在体型上远没有他高大的县委书记面前，他就是孙子，只会点头哈腰。每年摘茶的季节，何书记都要组织妇女提前把茶叶尖子摘下来，炒好，揉制成上好的茶叶。等着绿色的北京吉普下来。

这是乡亲们亲眼见过的书记。再往上，省委书记，还有其他什么书记，则从来没有见过。只是传说而已。

我见到“省委书记”，已经是到了国外的事了。当时我在离布里斯班约 300 公里的一家被称为工业巨人的公司里做工程师。公司有职工约 600 人。比当地任何一个公司都要大很多倍。故称工业巨人。我告诉他们：在中国，600 人的工厂算小厂。按下不表。

话说有一次公司庆祝成立 130 周年。要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如果你认为要开大会就不用干活了，那就错了。职工大会利用工休时间进行。事先搭了一个小台，所有职工均站在空地里。大会前后半小时。然后大家回去接着干活。该干嘛干嘛。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倒把聊天喝咖啡的时间占掉了。

当时昆士兰的州长（应该相当于我们的省委书记）韦恩-高斯要来给工业巨人打气，要在集会上讲话。我很好奇，想看看州长长什么样。于是就问哪一位是州长。答曰州长还没来。心里嘀咕马上要开会了怎么人还没到。就在离开会还有大约三分钟的时候，从远处开来一辆 5 成新的白色丰田面包车。面包车停在离会场约一百多米处。车上走下来一个人，径直向台子走去。后面没有跟班，孤身一人。厂方也没有任何人迎接。他自己走到台上，来到一个负责人跟前，握了握手，便在一个椅子上坐下，等着该他讲话的时候。

不记得他讲了什么。反正他讲完后便自个原道返回，坐着他的 5 成旧的白色丰田面包车走了。

后来从公司的同事那里得知，州长之所以能来去自由，没有人给他扔臭鸡蛋，是因为他是工党的。而本工厂正是工党的基本盘。

再后来，我知道了在澳洲大大小小的“书记”们不叫官，叫政客。澳洲的总理也是政客。政客与我们的“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老百姓不“尿”他们。所到之处他们得主动去与老百姓握手，还常常被羞辱。轻则人家不抬手、不跟你握手，重则还骂你一句。好在政客与我们的“官”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脸皮都极厚。

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啊！要是把这两种文化放在一起会怎样呢？

于是就出现了如今海外华人奇葩的官文化。澳洲的政客们在主流澳洲人面前要忍辱负重，没几个人把他们当回事。但到了华人这里那可是宝贝！现在华人社团林立。天天都有各种社团活动。几乎所有活动都要请那些政客，也就是联邦议员、州议员、市议员。当然还有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官”- 各种侨领。大一点的活动还派人向澳洲总理索要一封贺信。这些政客受到前呼后拥的县委书记式的待遇，有吃有喝，受宠若惊。久而久之就乐不思蜀了。而华人社团则乐此不疲。有时一天好几场活动。上午某同乡会的活动请的是这一拨人，下午某联合会活动请的也是这一拨人，到晚上某商会活动还是请的这一拨人。最辛苦的是摄

影师们。辛辛苦苦赶场拍了一整天，回来连夜做片子。一看反反复复就那么几个人，每人一天之内拍三套！算算一年下来是个什么概念？

华人喜欢搞活动。几乎每个活动都是一次官文化的盛宴。经久不衰，乐此不疲。

我也接触过主流社会的各种社团，尤其各级摄影协会。我本人也曾在西人摄影协会里任过会长。这些协会每年也有不少大大小小各种活动。比如澳洲摄影协会每年的 Apscon 活动要持续三四天。我没有一次见到搞活动要请政客来参加的。摄影的活动都是摄影人参加。

你每年恭恭敬敬地给县委书记准备好毛尖茶，他高兴了，拨动一下手指，你是真的会有实惠。可澳洲的政客们能给我们走个什么后门么？办点什么事吗？好像不能。可大家依然趋之若鹜。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官文化。官就是父母，百姓就是孩子。孩子没有父母当然活不成。同时官们也确实能给那些听话的孩子们带来好处。所以谁认识的官越大就越受人尊敬，就可以在人前炫耀一番。而在澳洲却正好相反。政客要得到选票必须千方百计接触拉拢老百姓。是他们求老百姓，不是老百姓求他们。

现在好了，你主动请他，还待若上宾，真是求之不得啊。请的人洋洋得意，被请的人受宠若惊。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你舒服我也舒服。你满足我也满足。

总说不同的文化会有冲突。但我们的官文化和澳洲的政客文化就像两块磁铁，完美地、无缝地、紧紧地结合到了一起。掰都掰不开。

写于 2019 年 10 月，2023 年 2 月修改

贝壳项链·《斑斓岁月》

布村蓝楹

《斑斓岁月》带着大海的深情，粘着泥沙的痕迹，凝聚着不羁的生命。质朴而不失灵动；随性而不失通透；幽默而不失坚守。

缘于对文学的痴情，几十年来的生活碎片，被美嘉几经挑选，几经打磨，用文字编制成一串串精美夺目的贝壳项链。在这里，总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串儿。

美嘉生于厦门教育之家，后随夫定居澳洲昆士兰。曾任澳洲昆华作协会长。1970 年开始创作诗歌，1975 开始小说创作。许多作品被收录“澳华文萃”，“居留岁月”等大型刊物，被许多读者认可与热捧。

书中她像邻家的大姐，娓娓道来，描绘着大海带给她，童年的向往与梦幻；诉说着老一代生活的艰辛与历史的遗憾；裸露着初到澳洲打工生活的困窘；体验着多元文化视野的包容；享受着苦尽甘来的累累硕果。

美嘉常说：“我认为，写作不过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提炼与描绘，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才是正道”。凭着虔诚地职守，她屡屡收获着耕耘的馈赠。

话说那年，网络上刊登出征文“千年风流扬州城，海内外诗文大赛”。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海外的美嘉凭着“扬州，灵魂的故里”一诗文，拔得头筹，还获得丰厚的奖金。

写初识扬州，是文革时期，随着同学们，去厦门一中观看“阶级斗争展览”她父亲也在此受到了批判。

在现场，她发现了抄查老师家中的物资，床架和椅屏上镶嵌着五光十色的云母石，说是扬州人做的，老师特地从扬州运来的。

年幼的她，小手摩擦着乖巧可爱的贝壳，“美到我的心里”，“会场上那些声嘶力竭的控诉，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后来，她参加歌舞团，又喜欢上扬州的琵琶，再后来，在澳洲周末的早市上，她找到扬州炒饭的菜单，为在澳洲立足生存，赚到了第一桶金。

这些接地气的描写，惟妙惟肖，呼之欲出，让人感同身受，扬州一步步走进了她灵魂的故事里。最后追溯扬州历史与自然景观，历代文人的典故与佳话，提升人们对扬州的热爱与向往。评委看到了，这样的文字，怎么会轻易放手？

美嘉人生经历不凡，听着鼓浪屿的琴声长大，跟着父母到闽西山区下放劳动；又随夫转辗新加坡，澳洲创业。生活的沃土，丰盈的经历。为她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加之她爱学习，善观察，会思考，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生活的体验真切贴心，引用的历史典故，鲜活翔实，读后会让人视野开阔，通透事理，直面人生。

她还会带你走进世界各地，与人物对话，见证历史的真相。如对台湾舞蹈家蔡瑞月的跟踪采访，对杭州留学生，全球首支宫颈癌发明者之一周健博士的采访报道，让你更多的了解海外华人的不懈追求与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老年人，读后会掀起你记忆的狂澜，让你在时光隧道寻觅；年轻人，读后会唤起你对未来世界的渴望，让你不甘躺平，跃跃欲试，去找寻新的，更美好的自己。

2022/09/23 写于杭州

《不见其比》

力夫

十来年前
布里斯班流传一个故事
两个焊铁的老几
一个说某某某死了
一个说没有
一个大约是轮子
一个大约是粉红
二人较上劲，谁也不服谁
在工厂的饭桌上，冲冠一怒
七十二路空明拳，左右互搏
当然，老外的规则
钢铁无情，立马炒了两人鱿鱼
这是一个教训
说起来，那年那月
我也想喊小伙伴们
从枣子坪攀钢碎铁车间
去炳草岗大道和童雪们一起。散步
被土建队老队长果断扼止了

他说，你娃些，还嫩得很
大街上的事情，你们不懂
一个二个给我，老老实实干活
我在单位老老实实
上班，待岗，出外，流走
看世间风云变幻，看大河起伏
轰炸，撞机，愤懑，叫喊
时也势也，情也景也，黑纸白字矣
有人拆了屋顶，大雨滂沱
恍惚旧日窗户，飘飘洒洒
恍然依稀可期
无论如何，沙坝街人民和冕宁县人民不能忘记
像我老汉晚年，一直到过世之前
都可以在街头打小麻将
罗湖村民和香江村民
也应该记得。那时
不会有人勇于，武装泅渡，茫茫大海
茫茫大海。莽莽人间
噫嘘乎。长者高寿，寿终正寝
不见其比。谨愿

2022.12.01 珀村

声音中的光

经年鲤

我们经常说，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缘分。我与他的，便是最不可思议的，在声音中的光。

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我遭遇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生死考验的时期，2020年初的武汉。身为刚刚大学毕业半年的急诊科实习医生的我，便直面了疫情爆发最初时的残酷。

记不得是扛过的第多少个日子了，除了进进出出的病人、反复莫测的病情、永远忙不完的工作，我连白天和黑夜都已经分不清。

那一天，连着失去了四位我负责的病人，整个情绪都跌落到了极点。走廊的顶灯一直闪，没人有时间去理会。在难得的几分钟休息里，我蜷缩在昏暗的走廊里，突然就抑制不住地痛哭起来。

“辛苦了！有些事真令人难过……”我知道身边有人，也听到了各种各样鼓励我坚强的话。他走过时，慢下了脚步，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留下了这句轻柔的话。我的心头莫名微微一震。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的感受，只觉得四周突然明亮了一下。仿佛声波变成了光，柔和且温暖。

我没有看到他的脸，后来才知道他是当时在医院里帮忙的志愿者，姓名不详。

几个月之后，疫情缓解，我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我的家人开始劝我换个科室，急诊科的辛劳和风险，让他们怕了。

我怕吗？扪心自问，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回过头去看，很多场景犹如噩梦，挥之不去。只是，没有人真正谈论什么，或许他们都比我勇敢，也或许遗忘的能力强于我。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也渴望宁静与安稳。在矛盾和犹豫中，我总想起他的那句话，还有那束不存在的光。

再次遇到他，或者说遇到他的声音，更加偶然。还是在医院，夜班休息，我随意地打开手机App，随意点进一个直播间，这声音？我的心里微微一震，这……是那个熟悉的声音。

“大家辛苦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坚强地面对失去，虽然有些事真的令人难过……”

毫无悬念，我关注了他，一个并不怎么知名的小主播。他的作品十几部，播放量不温不火，类型很难界定，都不算是我特别喜欢的。

但是，他的直播间很热闹，他擅于倾听，温和又坚定，低调又包容，幽默又……幽默得……甚至有点傻乎乎的。他也会经常分享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事情，就像身边的一个老朋友，不经意中，解开了疑惑，或者治愈了创伤。

只要时间允许，我总会进入他的直播间。渐渐的，我们之间的默契让我惊讶不已。太多的时候，他抛出一句话，一个问题，我打在屏幕上的回复，和他自己的话语如出一辙。

后来，我发现，我们星座一样、笑点同频、喜欢同样类型的歌、喜欢一样的歌手、喜欢各种小动物、都害怕腿很多的虫子、都是贪睡又爱吃肉肉、都是热切而又压抑地努力生活着。

哪一天，我身体不舒服了，他便会莫名地谈及一整天的没精打采。我极度缺觉，他便会哈欠连天。更不可思议的是，十年前的高考第二天，大雨滂沱，我发着烧，硬撑着考试；而他在十八岁的那个夏天，大雨中送着快递，一直发着烧。

他说目前的自己，面临事业上的抉择，热爱着的，家人不赞成，又有风险。而我，不也是同样的难处？

在一天天的简单陪伴中，我们相谈甚欢，越来越多的“似曾相识”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我告诉他，他的声音在我的感觉中，不仅仅是声波，更是光波。他则说，两者都是宇宙中最基本的能量，他的面前也总有一团柔和的微光，那是我发出来的。

我们成了彼此的遥感装置，哪一天我突然听着细雨敲打悬窗的轻音乐，他说下雨了，雨滴打在伞布上的声音好美；哪一天他说心情很难过，因为正在读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为癌症去世了，而我两周前收治入院的那个癌症晚期的年轻女孩，刚刚走了。又有哪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周身都极度燥热，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危险笼罩着我，而他在当天晚上说，这一天的工作有些麻烦……

我不由会生出一种幻觉，如果真的存在平行宇宙，而他，会不会是那个世界中的我？我们在平行的世界里，经历着难以名状的、相同的遭遇。

我们或许就像是两个量子，虽然生活在各自的环境中，但能量却彼此纠缠。

我们本该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另一个人的存在，却阴差阳错地通过微弱的声波，相知相守。

现在的我们，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们感受着彼此的感受，分担着彼此的苦痛纠结，分享着放肆的大笑，俯视着自己的渺小，怀揣着一样的期待，朝着同一个无奈且无力的未知方向，默默凝望和前行。

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忙碌、繁杂又平凡。但只要有他轻轻地说一句“辛苦了，有些事真是令人难过”，我的心便重新温暖和安静下来，再次期待明天。

而即便如此，我们却从未真正相识。除了直播间，我们并不刻意聊天。我甚至下意识地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而他也是。甚至于，我们连彼此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2022年底，我终于说服家人，更重要的是说服自己，决定坚持在急诊科的工作。他在直播间告诉大家，会停止一段时间的主播，专心自己手头的事业。

我们的聊天也慢慢减少，似乎这几年宇宙深处的微粒子波动，终将会变成平行线。

春节除夕夜，我值班。接到救援任务，火灾。在一处人员密集的美食街，多人受伤，险情还在继续。

救护车冲到现场时，火光依旧冲天。抢救立刻展开，混杂在浓烟、火焰和混乱之中。我不知不觉地突然发现自己身陷火海，下一秒，被消防队员拽离。我没能看清救人者的样貌，只看见拽着我胳膊的手已经焦黑一片。

那之后，火势逐渐得到控制，伤员也渐渐被陆续到达的救护车带走。

我也受了伤，头发被烧焦了一大片，脸颊和脖子暴露的地方起了一层水泡，可我顾不上这些。继续忙碌中，过来一名消防队员，他的两只手几乎是黑色的，爆裂开的皮肤边缘像是蚯蚓，没有血，都烧焦了。

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刺痛袭遍全身，眼泪涌出，沾到破损的皮肤，生疼。我狠狠地咽下就要涌出的泪水，加速给他做简单的处理。他咬着牙，看起来十分痛苦，可他一声都没吭。

“你辛苦了，这真是有点儿令人难过啊……”他咧嘴笑笑，自嘲地看了看自己双手的纱布。抬眼看向满目疮痍的火灾现场时，突然说道。

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我已经哭得泣不成声。因为我的心头猛烈的震动着，这是那个温暖的声音！模糊的视线中，他的身影变成了昏暗中明亮的光，柔和且温暖。

凤凰花与百年校庆

连健龄

最近两个星期，厦门大学百年校庆的各种资讯、图片、视频，霸占了我的手机屏。作为南强学子的一分子，年代久远的记忆瞬时被打开：弥漫知无央、爱无疆的厦大校园，浸润南强之光的青春岁月，一幕幕在脑海里闪回，最难忘的，便是那一簇簇火红的凤凰花！

一九七九年，十七岁的我，怀揣一纸入学通知书，跨进了梦寐以求的厦门大学。

崭新的人生画卷，在这里展开，好奇的眼光，搜视着这里的一切：校园背靠青山，面朝大海。校主陈嘉庚先生亲自审核建造的建南大会堂楼群、群贤楼楼群，绿璃红瓦，巍峨壮观。乳白色花岗岩石条铺就的道路旁，耸立着高大的棕榈树和整齐的海枣树。最令我激动的就是凤凰树了，从校门口到芙蓉楼群，路旁几十株苍老遒劲的凤凰树，巨大的伞形树冠上，盛开着鲜艳的凤凰花，仿佛一个个巨大的火炬，迎接新生的到来。

学生生活在宿舍、食堂和教室三点间循环，在上课、考试和放假中往复。寒来暑往，花开花谢，不知不觉中，四年就过去了，留下的，唯有各种各样的记忆，特别是与凤凰花有关的记忆：晨曦中，我们在凤凰树旁晨练；中午在凤凰树荫下下棋；晚自习时，时常有一对对人影，避开路灯，悄悄融进树影里。

最悲欣难言的记忆，发生在八三年七月十三日。当时毕业典礼刚开过几天，同学们忙于在纪念册上互相题辞。这天上午，我的中学同学小胖，开着一辆卡车来到我宿舍楼前，他是应约顺路接我回闽西老家的，可以帮我省下车旅费和行李托运费，没想到提前了几天来。来不及向老师们辞行，省略了同学间的互勉，我乘卡车离开了学校。当汽车缓缓驶出校门的时候，回望校园中火炬般盛开的凤凰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正向我频频挥手，顿觉胸口一堵，一股难言的依恋、忧伤之感从心中湧起：毕业了，谢谢老师们，平生难酬唯师恩。再见了，我的大学，来日相见当是客。泪水浸润了我的双眼，小胖暖心地把车停在路傍，过了一会儿，我收拾心情，点上一支他递给我的良友烟，轻声说道：“走吧。”

毕业后，忙于繁复的日常工作，有关校园、青春、凤凰花的生活经历，被悄然挤压在记忆的最深处，尘封起来。

几年后，我移居澳洲。先后居住于墨尔本、悉尼，二零零八年迁居布里斯班。这座城市属亚热带气候，与厦门极为相似。更让我惊喜的是，城市里到处都有凤凰树。送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天，在车开到她就读的教会小学门口，迎面一株苍老道劲的凤凰树，伞形的树冠缀满红艳艳的凤凰花。这一刻，我想起了厦大校园中的凤凰花、还有如火的青春岁月……万里之外，又见凤凰树，只是一种巧合，然而我更希望，这是冥冥中的一种天意。我希冀她在凤凰树下，快乐生活，健康成长！

在凤凰树的见证下，更在女儿的刻苦努力下，小学毕业时，她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布里斯班州立中学。这是布里斯班市唯一设有精英班的中学，每年拨出为数不多的名额，招收全市文化考试的佼佼者及文艺、体育特长生。该校的高考升学率长期在布里斯班名列前茅，是整个昆士兰州历史最悠久、学生人数最多的中学之一。

澳洲的中学平时给学生的家庭作业不多，学校重视对学生各方面技能的培养。女儿中学六年，我经常开车接送她参加各种活动：校合唱团，青少年模拟议会，辩论，击剑等课外活动，还有数不清的各种 Party。每当参加这些活动，她总是兴高采烈，倾情投入。对课堂布置的作业，却索然寡味，敷衍了之。我时常以“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典故激励她，但收效甚微。更要命的是，澳洲中学除英语和数学是必修课外，其它科目都是选修课，由学生自选，供选修的科目有几十个。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选课的标准就是“半夜摘桃子——尽拿软的捏”，对哪个学科有兴趣，容易过，就选哪一科。于是，女儿陆续放弃了一些不感兴趣的科目，如物理，生物，化学等。还得意地说，放弃这些讨厌的科目，轻松多了。这可是与我们年轻时奉为圭臬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条背道而驰呀！虽然心里着急，但人各有志，随她去吧，希望我们的旧观念在澳洲水土不服。

女儿年底高中毕业，十二年级的学生面临高考，学习压力陡增，作业、论文、考试应接不暇。巧合的是，今年是布里斯班州立中学建校 100 周年。年初的时候，我对女儿说：你很幸运，是州立中学建校 100 周年的毕业生，希望你高考取得好成绩。女儿仿佛突然开窍了，她回答说：今年班上的同学学习都很拼命，我当然要拼了。自此，她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上。

然而，她这种发奋努力的状态，仅仅持续了半年，在高考前两个月的十月初，就噤然而止了。

十月份的一天，我收到她从校园发给我的微信，说刚刚收到澳洲国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法律双学位，五年制，每年还有奖学金。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我将信将疑。

下午放学回家后，女儿告诉我，她前段时间给澳洲国立大学发了邮件，申请法律双学位的奖学金，今天被大学批准录取了，不需要参加高考。我错愕不已：十二年寒窗苦读，期待高考奋力一搏，梦想成真。而随意发出的一封申请邮件，竟让她避开满路荆棘，搭上了通往目标的直通车。时也？命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身居澳洲，孩子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并依此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奋斗目标。我不苛求她出类拔萃，只祈望她健康快乐！现在，她已从百年历史的布里斯班州立中学毕业，跨进了大学校园。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学习经历，已成为历史。我猜测，在她心灵深处，也一定保留着关于凤凰花的记忆。

2021年4月6日初稿，2023年2月8日改于布里斯班

换微信头像引起的思索

杨晓涛

我换了一个微信头像，心里有些伤心。以前那张照片笑容好看，背景美丽的花朵让我留恋，用过好些年了也有了感情。向微信中的朋友们道一声：再见！珍重！

微信头像是人们在微信虚拟世界的一张名片。我一直不愿换，也不太希望别人换。很多微信朋友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在生活中见面。感觉换一个头像似乎换了一个人，失去在微信里看到同一张照片的亲切感。即便同一个人不同的照片传递给别人的感觉也会不同。因为近来拍的照片与我对视那一刻心动了，有了灵魂交流，所以换下了这张旧的。感谢你——旧照，陪我度过的难忘岁月！亲，我一直会把你珍藏。

我看这张新照片心碎久久。那天深夜写的文字分享给大家：第一次看自己的照片被惊着了，好似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她是那么乖巧，渴望着、理解着、安静着，让我有了心碎之感。她象一个纯洁小孩儿般站在我面前，我好想去抱抱她。我无法正视那双眼睛，她似乎想告诉我什么？她正追寻什么？以前也拍过许多美照，唯这张让我心动了。不要辜负你的灵魂！看见了吗？她在探索生命，理解生活，期盼美好的未来！宝贝儿，我太累了，睡了，我爱你！我一定会加倍呵护你，陪你到想往的地方去！安！

为你而写

你的眼如婴儿般的清澈

眼神里充满了一一渴望和理解

嘴写着——坚定和从容

美丽的姑娘

今夜

你让我难忘

你在期待着什么

又安于此在

诉说于沉默里
美丽的姑娘啊
今夜
我会为你失眠
我惊于
你的美丽和从容
初次见你
永生难忘

我看了自己照片后的惊异，不是因照片的美，而是我与照片中的自己眼神对视那一刹那，产生的心灵震动。突然觉得自己多么的不了自己。不知道她所想所要？她想做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她想要告诉我，我又极力去捕捉她，却无法精准的与她相拥的痛楚。宝贝，我愿用一生的时间去了解你、爱你，达成你所愿，与你合二为一。

以上是那天晚上我看了新拍的照片后写的文字。

这次我之所以能与自己的照片产生灵魂交流，是因为自己多年的静思训练，不断进入心灵深处，渐渐拨开云雾的原因。让心灵在某一时刻展现了出来。偶尔我照镜子看自己的眼神也有憾动的时刻。目前我对生命的认识正在进行。对生命的认识也是对自己的认识，两者是同时进行的。我在成长中领略到了，成长的快乐和痛苦的滋味。

“我”的破茧和灵魂深刻地觉醒是形成新我的必经之路，如要达到比以往的我更高的高度，必承受其痛。我想我们或许有相似之处，分享一点经验给大家。

我们无法决定自我基因的成色，成长环境的优劣，我的初形成也不由我决定。大多数人一生受制于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由外装置于内的我。有些人在成人后偶得机会深入自我心灵，年复一年的进入见面、交流、慢慢融合。才能逐步认识自己心灵的缺失、受伤、待改进完善的地方。进而通过冥思中的想象环境去弥补缺失，抚慰受伤心灵，改善性格，逐而让灵魂显现出来，达至脱胎换骨的新我之境。

静思是我在十三年前为了缓解失眠，凌晨四五点起来静静站着，慢慢放松身心觅得的方法。静思于成长，美好的生活都有益呢。大家如有意去尝试，需要长期的坚持才能得其效。至今静思仍然是我最享受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身心宁静的法宝。让我们静下来听听灵魂的声音，成为自己吧！

焦虑的老路

Sail

临近初夏，天气尚凉，平静老路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浏览新的消息，这已是习惯动作。手机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社交、与社会保持联络的主要方式。老路每天上午都会这样打开手机，看看有无冲击振奋性的新闻，也看看有无或近或远的朋友间的问候。退休的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渡过，无波澜，也无涟漪。

近十点钟了，老路收到了小光发来的短信，是一首只有8个字的小诗。爱好文学的老路喜出望外，多少次刻意用文学作品去寻找知音，换来的只是作品阅读量的增加，而没有写作爱好者的“一起下水”，很少有人与老路在手机上进行文学方面的交流。老路随意看了看小光写的8字小诗，目光凝聚了，再看表情呆痴了，这8个字里藏着什么，老路一眼就看明白，再认真看看，老路吓傻了，啊！这个小光是什么样的侦探啊，怎么对老路的“一切尽在掌握”？老路突然感觉到了网络的可怕，紧张的心里不能平静。

老路与小光是网络上偶遇的网友，从小光的自我介绍中得知，小光正意气风发、如日中天，老路则行走在黄昏里，是观看他人表演的观众。因为是网交，无法以貌取人，年龄差距也没有先入为主，形成障碍。几句寒暄似的聊天后，双方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比较相似的受教育背景，比较一致的人生追求，比较接近的“三观”，比较协调的社会阶层，这些因素促使相互都比较欣赏和尊重对方，一来二去就成为了未听其声、未见其人的说话投缘的网友。老路崇拜小光出自国内顶尖名校和受人尊敬的职业，小光也膜拜老路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素养。老路提供自己的原创作品给小光阅读，小光也对老路敞开心扉。但是，聊天就是聊天，彼此都不过多打听对方的个人信息，这似乎是不说出口的约定，彼此都很自觉地遵守着这个约定。这个约定也促使彼此不自觉地对对方筑起了牢固防线，在这样的防线下既能很好地交流，又能很好地自我保护。愉快的聊天，不断的心生好感，心理距离越来越接近，却依然坚守“不越雷池一步”的约定，友谊的小船在信任的碧波上荡漾。

老路自知自己是信息时代的“弱势”者，但小光的8字诗里明明白白地隐藏着老路的姓名，就让老路纳闷，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说明了什么？小光是什么路数上的人啊？“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心情沉重的老路顿时没有了与小光聊天的期待，却增加了对小光的防备和担心。小光侦探老路的信息易如反掌，要玩老路、要坑老路，岂不是同样

简单？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结局难以想象，老路可不愿意折腾自己平静、平安、平淡的生活，甚至出现一点涟漪都不行。老路手里捏着一把冷汗，越想越害怕，恐怖在心里布下了阴影。

老路给小光发信息，你是“特工”吗？

小光回复，“是啊，偷心的特工”，小光轻松地开着玩笑。续续说，“是心情，不是心脏，是心绪而非心房”

老路心绪乱如一团麻，心脏咚咚咚跳个不停，心情很忐忑，完全没有轻松说笑的心情，似乎坑已经备好，网络大神随时都会玩他，都要坑他，都会置他于死地。

似乎小光并没有察觉到老路这样着急的反映，依然平静地解释他是好人，不会坑人，也不会有老路担心的事情发生。

老路对小光的“尽在把握”十分不解，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对小光说，你我闲聊，似乎成为我为自己装上了摄像头，将自己暴露在外。我站在明处，被在暗处的人指指点点，自己全然不知。第一次感觉到网络上因为一方的弱势，而出现如此不公平的结果，这对于我等“时代文盲”是多么可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网络版即将上演，看不到公平的希望，我就要回头是岸了……

与小光聊天一个月左右，老路很欣赏小光的善良情怀，很愿意与小光做朋友，同时也感觉到小光将自己包裹严实得有些密不透风，对老路有防备，老路自己却像是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悟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惧，使老路感到危机四伏，认定交往缺乏了信任的基础。联想到常常出现的“防火防盗防师兄”的网络提醒，虽有打趣成分，却是言简意赅，无法辨别真伪的老路，决定谨小慎微，不简单地相信来自网络上的人，趁早回头，让警钟常鸣。

一个月左右聊天的快乐，一念之间带来的恐惧，心情宛如坐在过山车上。面对来自新媒体的乐与忧，是冒险赌博，还是让友谊与快乐的小船说翻就翻，让老路纠结，也让老路心烦……

凉爽的初夏，老路却汗流浹背。

2022、6、10

看印度第 73 屆共和國日慶典的體會

洪丕柱

不久前在油管上看了印度慶祝其 73 屆共和國日（或稱獨立第 75 週年）的慶典，慶典亦包括閱兵式等。看了後頗有感想。

視頻從衛隊到總統府接總統去觀禮台開始。印度目前是位女總統，名姆爾瑪（Droupa di Murma），現年 64 歲，是印度獨立以來八名總統中的第二位女總統。雖然印度總統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但姆爾瑪幾年前也曾經當選過印度總理。

中國人可能認為印度女性地位很低，從前亦聽說過丈夫死了可能妻子也會隨其而死等說法。其實印度獨立以來女性成為總統或總理的人數不少，在八名總理中出現過兩名女總理。這是我第一個感想。

不光是印度，綜觀整個印度次大陸四國：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都出現過女性總理、總統或政黨主席，如印度以前名氣很響的甘地夫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都是穆斯林國家，女性地位應該更低；但巴基斯坦出過女總理布托夫人，孟加拉國目前的總理哈希那（Sheikh Hasina）就是女性；而佛教國斯里蘭卡也出過女總統班達拉奈克夫人。

在高喊男女平等、稱婦女能頂半片天，或刊登“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拿著槍的女民兵照片的中國，好像婦女的地位很高。但除了江青曾進入中共的最高決策層（“四人幫”的一員），宋慶齡曾擔任過國家副主席（榮譽地位，屬於擺設的花瓶，沒有實際決策權）之外，其他女性最高只能當上副總理和政治局委員，而在 25 名副國級的政治局委員中最多不會超過一名女性。共和國的 73 年歷史中，沒有一名女性能成為政治局常委，更不用說是當總理、主席了；而中國的近鄰菲律賓、泰國、緬甸、印尼、韓國甚至台灣，都出現過女性最高領導人/總統/總理等。看來中國的男女平等只是一句政治口號而已。

貴為總統的姆爾瑪的服飾仍然是多少年來印度女人傳統的民族服裝紗麗。現在布里斯本街上走過的印度女人也都穿著紗麗，儘管色彩和料子的質量各不相同。我看到穿著紗麗的她端莊而穩重。她被侍從送進加長版的黑色轎車，在前後左右數十名騎兵的保護下來到政府領導人和高級官員坐的觀禮台。

中國女性的服裝一百年裡變化不斷。到了民國終於有了旗袍作為女性的大眾服裝。當時甚至工廠的女工也穿旗袍，雖然裁剪、料子和修飾不如知識分子或有錢人家的女人，但至少做到了旗袍面前的女人平等。隨著解放軍開進城市，城市女人的服裝也馬上“解放化了”。大家都知道上海作家在解放後開會時，張愛玲仍然穿著旗袍去開會，被丁玲教訓了一頓：都什麼時代啦，你還穿旗袍！張愛玲馬上感到，連穿衣都要管，能不管寫作嗎？於是她當機立斷，離開上海去了香港，然後又去了美國。中國人的服裝居然要受政治的影響！我記得當教師的母親馬上也脫下旗袍換上“列寧裝”。現在中國女人又可以穿旗袍了，但它只是她們在某些場合偶爾的裝束。到底什麼是我們的民族服裝誰也說不清。少數女士去裁剪了據說是兩千年前的什麼漢服，想把它作為中國的民族服裝！

此前莫迪總理已經先到達了。莫迪總理下車走上觀禮台，同已經站立在兩旁的政府部長們和高級官員們一一打招呼。他們之間相互打招呼的方式是無聲的彼此雙手合十。我曾經去過印尼的巴厘島，這個島的居民是印度教徒，在穆斯林為主的印尼顯得相當突出。我住在五星酒店，每天進出工作人員都會對我雙手合十，我也學會了以雙手合十回禮。這種印度教的古老的打招呼方式一直保留到現代。

中國人從前見面時大多彼此打躬作揖，再雙手抱拳致意。現在變得混亂不堪，有握手的，有招手的，也有點頭致意的，老派些的人抱拳致意的也有。官方的方式是握手，但我的經驗是多數女性不大喜歡同男性握手，我同好些女性握手不是握，而是輕輕地碰一下。

印度高官、總理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們的衣著。男性大多穿他們的民族服飾，雖然也有穿西裝的。但我們看到莫迪無論在國內開會、接見外賓還是出國訪問，從來不穿西裝，上身穿一件深色的好像是背心之類衣服，白色的長衫的袖子伸出這個背心，長衫下面伸出部分看上去有點像裙子，然後是穿著白色瘦長褲的雙腿。他腳下不穿皮鞋而是赤腳穿涼鞋。上屆總理辛格也是如此打扮，臉上都蓄著滿面的大鬍鬚；如果是錫克族，頭上還會帶一頂黃色錫克族的頭巾。

我想到中國男性的服裝也在一百年裡不斷經歷變化。隨著辮子被剪，中國男人，甚至小孩，慢慢開始穿長袍了，冬天穿的是棉袍，我在童年也穿過。甚至毛澤東也是穿長袍的。文革時有張著名的畫《毛澤東去安源》，畫的就是穿長袍的年輕的毛。魯迅的照片也是穿長袍的。甚至勞動人民，如《駱駝祥子》中拉洋車的祥子也是穿袍子的。知識分子、官員和較為有錢的人在袍子外面還會套一件對襟的上衣，它不用洋鈕扣，而是兩個兩寸長的布鈕扣對扣，頭戴瓜皮帽。至於鞋子，一般穿布鞋；有些知識分子或生意人，長袍底下穿西裝褲，腳蹬皮鞋，頭戴西式“銅盆帽”。這樣的裝束慢慢成了男性的標準裝束，孫中山、蔣介石、胡適都有這樣的照片；上層人士中也有穿西裝的。不過一到“解放”，人們開始換上毛式服裝，不管是布的毛料的、藍色的還是灰色的。到了文革，我們這些年輕人還

得弄一套黃軍裝穿上。文革後胡耀邦說解放領子，幹部們又換上了西裝，慢慢地連農民也穿西裝了。

然後外賓的車輛陸續來到。外賓登上觀禮台後，莫迪就同他們一一握手寒暄，而是雙手合十，顯示主人也尊重客人們的習俗。領導人和外賓到齊後，經過一系列的儀式後，閱兵式開始了。

閱兵是由乘坐敞篷車的軍人/將軍/司令之類的人帶領的，而不是總統或總理帶領。這也同中國很不同：中國的閱兵以前曾由既非國家主席也非黨總書記的鄧小平坐敞篷車帶領，但他仍然是軍委主席；後來就由國家主席兼總書記兼軍委主席的江澤民、胡錦濤和現在的習近平坐敞篷車帶領了。

我覺得閱兵由將軍或司令帶領更加合理，因為他們本身是軍人。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可能屬於不同的黨派，可能在大選時被換掉，而軍隊是國家的而不是黨派的，所以閱兵由軍人帶領更為妥當。

但是在觀禮台上我又看到女總統姆爾瑪在軍隊走過觀禮台時始終站立，右手向軍隊行軍禮。這代表著國家元首在其任上又是軍隊的最高統帥，她是在檢閱這支屬於國家的軍隊。

閱兵中出現的騎在馬背上的高級將領中，我看到有個別人戴著錫克族的黃色頭巾而不是將軍的大蓋帽。我覺得在多民族的印度，即使在軍隊中軍人仍然能保持自己族裔的民族特點，允許他們不用大蓋帽來代替頭巾。這也是對個人的尊重。

上述是我在觀看印度第 73 屆共和國日慶典及其閱兵式時的一些感想。一個始終保持著自己傳統的多民族國家，同時又尊重各民族習俗的民主的印度，一定會成為亞洲的強國。

(23 年 2 月 8 日於八里書屋)

泪在眼眶里打了个转儿

杨晓涛

天是一汪蓝色的湖
静美得
使人原谅了一切苦难
我坐在湖心

胎盘里孕育的
苦难
没来得及生出

此刻
什么都
不适合做
什么都
不适合说
什么都
不适合表露

浩大的美
温柔的手拥抱着我
指尖触碰到
我伤悲的弦

挺住

看看——这美

想想——这美中发生的事

战火里沉眠的灵魂和

活着的痛苦的灵魂

折断的人类的翅膀

还有

132 个在春天里凋谢的花朵

再听听——花朵凋谢的声音

谁不是默默挺住

我终究挺住了

泪在眼眶眶里

打了个转儿

回了去

杨晓涛，笔名，宇朵，上海人。喜欢写叙事、抒情散文，哲思文、哲思语录，诗歌。倡导好好生活，不断完善性格的人生方式。追求宁静和谐的人生境界。

《秋游潞村》

清远山人

潞村，湖州城南的一个水乡小村，千百年来，静卧在钱山漾旁，一直默默无闻。

以前从菱湖到湖州去，有汽轮船的航班，快要开进钱山漾时，会在港边停一下，说是到了潞村码头，那个所谓的码头，只是河港边一个水泥小平台，周边空空，并无村镇，远远望去，于桑林深处的上方，隐约可见些黑黝黝的屋脊，但也不多。对潞村的印象，也就是这些了。

近年来，有关潞村的传闻，越来越多，说是村里风水好，出了大官。又说韩国的慎姓族人寻祖归宗来了。还说在村边的钱山漾里，挖出了四千多年前的丝绸残片。顺带着，村里还出了个王大妈，烧的猪头肉面，上到了央视，成了网红。

慎姓家族的风光，于我外姓人来说，并无多大搭界，钱山漾里挖出来的古丝绸，还很有可能是我们菱湖出产的了，菱湖的丝绸装了船，运到湖州，销到外地，必经钱山漾，漾面宽阔，风大浪高，不慎沉入漾底，也应是常有的事。

倒是王大妈的那碗猪头肉面，让我心心念念。

虽节气上已到立冬，但在江南一带，却正是秋高气爽，最适宜郊游的天气。

正好朋友阿敏夫妇杭城饴孙归来小憩，相约了到潞村去走走看看。

输入潞村导航，竟跳出了“潞村景点服务区”，原来潞村成了景区了呢！

车到潞村外，只见到处在修桥铺路造房子，看来地方有司确是化了不少银两，要把一个小村子，打造成旅游热点。

潞村因村小，也没有工业、商业，村内那四座古石桥，倒还好好地保留在那儿，沿河边的人家，都被有司修葺一新，加了徽派建筑的马头墙，整修了河港驳岸石口。村里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一派水乡风光，到处有美院学生写生，游客络绎不绝。

难怪前些天老家群有人在说：“潞村四只桥，倒弄得蛮好，像模像样，佢菱湖七十几只桥，搅得只剩两只桥了。”

是啊，风水，顶顶重要了，菱湖风水墩上的奎章阁拆掉了，河港填掉了，水路也不通了，风水，就不了啊！

为配合旅游，潞村西面的一大片农田，开辟成了花海，深秋的暖阳下，百日红开得正艳，花田里有很多游人在拍着相片，传着抖音，很开心的享受着岁月静好，享受着眼前的美景。

我插过队，还经历过那个难忘的六零年，舔过挂在碗壁上的粥饴水。看着在深秋的艳阳下，那一大片的猩红艳黄，特别的娇艳，看着看着，感觉到竟有些刺眼了……

农田里，现时如挂满了金色的稻穗，会能让人多踏实啊。

想着想着，肚子竟也饿了，赶紧找到网红王大妈家的面店，品尝一下猪头肉面，被告知，面条加点浇头，十五块洋钿一碗，猪头肉须另外买，六十块洋钿一斤。

网红了，价钿高一点，才是。

猪头肉确实烧得蛮酥蛮香，面条和浇头味道却是一般，桌上摆有四味辣酱，妻和阿敏夫妇喜辣，吃得蛮香，我不善辣，只好朝伊看看。

归来查考，潞村的潞字，是道路的路字，边上又加了三点水。按文字学和训诂学的解释，这个加了三点水的潞字，就有点厉害了，在水乡，那就是潞潞通了，风水，那是自然的好啊！

《世界杯或，彝族年》（外一首）

力夫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乌克兰不相信闪电

德黑兰不相信头巾

大和民族不相信黑蛋

卡塔尔不相信奥密克戎

有些翻墙回家过年的朋友

始终不相信 蛇是冷的

锅儿 是铁铸的

为欧洲插上旅行的翅膀

花田君

暂时忘记枪林弹雨和血肉模糊吧，暂时忘记民生的凋敝和禁足的悲哀吧，暂时忘记水漫金山的苦痛和物价飞涨的叹息吧。在这个被疫情与战争双重碾压的世界，在这个百废待兴又重蹈覆辙的档口，太多的无可奈何，太多的热烈期盼，又有太多的遗憾失望。在宵小当道的如今，我们太多关心了人类，然而呢，地球依然分崩离析，魔王依旧趾高气昂。今天，就让我们暂时忘却那理想的歧路，桃源醉去，“何不食肉糜”吧，

世界主要各国纷纷撤销了隔离限制，欧洲诸国甚至都不再有疫情通报了，人们的生活终于步入正轨。那么，疲敝了两年多的人们，是不是也要放松身心，去犒劳一下被疫情折磨的身体与心理，抚慰一下被病魔肆虐的神经与灵魂。旅行，必然是每个人最为期盼的活动，也许，旅游业的井喷指日可待。

虽然欧洲的东部，有一个国家正在被战火蹂躏的体无完肤，在此大谈特谈轻松愉悦的话题，似乎不合时宜，但是做好自己，完善身心，才能以更好的面貌来抗击邪恶，才能以更为有用之躯长期同撒旦集团进行博弈。决战迟早要打响，那么何不在不测的未来之前，最后亲吻一下自己热爱的土地与文明？欧洲，花田君梦中的摇篮，田某人心中的乐土。

我似乎不必赘述我对欧洲的狂喜和热爱了，甚至总是认为，自己前世应该是欧洲人，更为确切的说是南欧人。不仅拜服在欧洲的宗教与神明之下，对于那一个个叹为观止的建筑、一声声高亢如云的歌剧、一首首绮丽多情的诗篇、一幅幅宏大逼真的油画、一段段生动鲜活的历史，无不让我如痴如醉。虽然已经去过四次欧洲，足迹遍及了一半以上的欧陆土地，但是还有太多的景点没有挖掘，太多的国家值得造访，太多的传奇等我挖掘。疫情终于结束了，那么我亲爱的欧洲，原谅我的姗姗来迟。

曾经在书本上见到远方，书中远方，虽然也有着草长莺飞，也有着奇装异服，也有着美味佳肴，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渐渐投射出殊途同归的单一和枯燥，让我觉得远方，也只是和脚下有些距离的地方而已。直到我真正来到远方，呼吸着异域的空气，摆弄着他乡的杨柳，原来，远方真的是别有洞天。躲在书本中看远方，犹如坐井观天的青蛙，跳出井口的刹那，惊呼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烟波浩渺，又是如此的美不胜收。有着书本上莫可名状的快乐，也有着梦想中不可企及的自由。只有在旅行中，才能感受到灵魂的呼喊。旅行——为远方插上快乐的翅膀。

海阔凭鱼跃，山高任鸟飞。

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出去旅行，只身来到另一个城市，捕捉那个城市的风土人情，感悟那个城市的历史过往，更感觉天地之大，自己的知识水平只是沧海一粟。也许你会说，花田君真的是富二代，恐怕他家有金山银山供他出去造孽吧。其实旅行，和有没有钱并不直接挂钩，和你是否舍得，将旅行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密不可分。也许我可以成为衣衫褴褛的乞丐，也可以成为蓬头垢面的流浪者，但是我不能不去旅行。我会在劳动岗上挥汗如雨，也会在菜市场里同人锱铢必较，但是我所付出的一切，无不是为了不久之后的旅行。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 Wanderer（漫游者），最喜欢自助旅行那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那份海阔天空；喜欢在路上的那种自我放逐的感觉，天人合一的韵味，以及怦然心动的激情，和那些生命原创力迸发的时刻。也许在我的人生信条上，我把自己永远定格在路上，余秋雨、村上春树、塞林格们笔尖中的旅程，存放在我的梦中深处。旅程有时颇为艰辛，跋山涉水只为了那片刻的日出，登高望远也只为了一时的痛快。其实路途虽然颠簸，更明白旅行的异地也是一样的日常生活，一样的悲欢离合。然而，出发、行走、归来，这样的旅程，难道不是人生的轨迹，感悟着一次生命的轮回吗？去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土地，看一次又一次不同的风景，聆听一种又一种不同的语言，就如同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仿佛只要出发，来到远方，快乐就是那样的触手可得。远方的生命元气充沛，让我渴望在生命中翱翔，渴望在天地间驰骋，可以脱离了熟悉之后，仔细审视陌生的自己。在路上，快乐扬帆起航。旅行——为远方插上快乐的翅膀。

只有一两次随老人出游，不然我是不会选择跟团旅行的。远方，本来就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果被紧凑的行程限制，便失去了诗意的自由。最喜欢聆听高晓松的诗和远方了，“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是啊，我们每天都为了糊口而蝇营狗苟，或者为了家庭而辗转奔波，我们哪里还记得梦里的田野？放下手中的事物，去远方呼吸吧：现实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这样与那样的不快，足下的土地总是遍布着刺手与锋利的荆棘，原地踏步，只能在痛苦中无谓的挣扎，我们不妨跳到远方，暂时忘却心中的烦闷，远方飞过的鸥鹭，带着你的哀愁来到伊甸园。虽然，远方永远是虚无的乌托邦，但是远方会给你回归现实的勇气，会赐予你战胜困难的心境。旅行，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让你知道，在现实之外，还有一片安放灵魂的田园，一处归于平静的避风港。

去过了那么多的国家，哪一个地方最令我心驰神往？也许我会说，是欧洲吧。欧罗巴是一片神奇的地方，上帝让这片土地处处充满厚重，世俗也让这片土地到处充满轻浮。纷繁喧嚣的尘世中，似乎是一片古色古香的净土，但是又如此的浪漫优雅，包罗万象。无数物迷乱的心灵外，一颗质朴虔诚的赤子之心。这片土地，交汇着无数次战争与和平，自由与恐怖，铁血与柔情。当我造访了罗马的斗兽场，梵蒂冈的大教堂，法兰西的塞纳河，维也纳的音乐厅，萨拉热窝的枪眼，雅典卫城的断壁，赫尔辛基的雪国，格林纳达的烈日，我仿佛和曾经熟悉而日渐远去的过往重逢，同熟悉而又陌生的风光拥吻，让我再次感受到

生命的脉动。此处无关风与月，欧罗巴是我行走万次都不会腻的地方。三个月后的东南欧之旅，再次为远方插上快乐的翅膀。

那么曾经的美加之行呢？说句实话，我倒是有些惴惴不安的，倒并非是担心那些治安传闻，似乎美国的繁华同我认知的生活离得太近。极尽高端的都市文明，并非是我心向往之的场所，让我觉得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间穿梭，似乎压抑了我自由的心灵。倒是蛮期待拉斯维加斯的自助美食和大峡谷，以及旧金山到芝加哥的奢华火车之旅，还有多伦多外举世闻名的大瀑布。世界那么大，一辈子真的太短了。

那么下一次的欧洲之旅，我会选择哪里？从目前来看，应该是波罗的海三国吧，那里不仅有不屈不挠奋斗的人民，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的历史，还有殊于东欧各国的路德新教。那里有北方的小巴黎，有东欧的耶路撒冷，有汉萨同盟的不冻港。那里是曾经东西方交融的要冲，那里曾经是放飞铁链的自由之路。也许三国并没有太多的国人造访，让花田君得以安静的，在中世纪散落的街衢殿宇间踟躅漫步，同历史和文明走得太近，同俗世和炊烟便走得太远了。

感谢旅行，为远方插上快乐的翅膀，感谢欧洲，将我的翅膀装点得如此绚丽夺目，曼妙多姿。疫情之后，在事业步入正轨的间隙，让我疲惫的注视即将被撕裂的世界，深情的亲吻似乎被诅咒的人间。也许半年之后，波罗的海会聆听我深沉的呐喊！人生不是在梦想中，人生永远在路上！

五湖四海随我去，三山五岳任我行！

——2022年3月17日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我家院子里出没的火鸡

赵孔南

我们家那近市中心的房子，乃是位于都市的乡村，离布里斯班河不远，几百米光景，常有从布河附近公园来的火鸡出没在前后院。我最早见到火鸡，乃是在故乡虹桥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学校教生物学的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引进二只火鸡，饲养着，作为教生物学课的活标本。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才知道美国人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时必须要吃烤火鸡的。这一风俗习惯形成于1620年。其年，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初来美国新大陆定居，因无法吃到在欧洲常吃的烤鹅，就用烤到处可见的野生火鸡替代。后来发现烤火鸡是一美食，于是，在众多的美食中，“烤火鸡”成为一主要的美食大菜，其红褐色的外表，嫩滑的鸡肉，香喷喷的味道，让人一看就会垂涎三尺，食欲大增。

1621年十一月第四个星期，英国人用烤火鸡来感谢初来美洲大陆时印地安人给予的帮助举行了盛大的感恩活动。虽然，以后每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都会举行感恩活动，但是，直到三百多年后的1941年，美国政府才真正把十一月二十五日定为感恩节，吃烤火鸡成为感恩节的一大主要习俗。在美国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亦尝试了几次的烤火鸡聚会，效果不错。

火鸡与家鸡是很好区分的。火鸡的头，颈上部几乎裸露，羽毛稀疏，颜色多样，从乳白色至棕灰色至黑色褐黑色，闪耀着金属的光泽；两翅有白斑，尾羽褐或灰，具斑驳，末端稍圆；雄火鸡尾羽可展开呈扇形，胸前一束毛球，火鸡的嘴大稍曲，并着生红色肉瘤，喉下垂有由红到紫色可变化的肉瓣。此外，火鸡的脚大，脚趾亦大。与家鸡一样，火鸡亦能飞，而且飞得更高更远。

初时看见火鸡出没在前院后院，以为是老朋友光临，很是欢迎。可是，几天下来，发现光顾的火鸡非常可恨。虽然亦就一二只火鸡光顾，可前后院的花坛都遭了殃。我家这些花坛是前主人专门请人设计的。茶花是前院两个花坛的主要花卉，品种各异，配以矮簇簇的观叶兰和精心修剪的笆篱冬青，绿绿油油。近段时间，颜色迥然不同的茶花盛开，绚丽多姿，郁郁葱葱的观叶兰和冬青衬托，一幅勃勃生机的花园美景，不少过路之行人之为之垂足，拍照留念。在后院，几个花坛具有几何形的轮廓，花床之内种植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木本草本花卉，适时绽放，彰显群体效应，图纹斑驳，色彩缤纷。几个月前，请花工来给花坛铺设了一层木屑秸秆添加了长效的颗粒花肥，作为护花使者，承接阳光雨露，适时释放营养，促进花草茁壮生长。可是，火鸡来了，前后院的花坛内整整齐齐铺设的木屑秸秆得凌乱不堪；木屑秸秆到处飞扬散落，遮盖了草坪，惨不忍睹，堵塞了道路，插足都难。更有甚者，七月初的那个星期六，我们有几天没有去那房子了，及至去时，发现整个后院左边的花坛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木屑秸秆不翼而飞，花坛内只显现光秃秃的地表，那

些木本花草本花的主根次生根，几乎根根裸露，失去水分，缺少营养，生长萎蔫无力。还有嫩草被揉破，娇花亦捣碎，一片凄惨。

我们在惊愕之时，发现左边花坛靠近围栏不远的地方，不明不白地出现一个大土丘。这土丘约有一米多的高度，长有三米多，宽亦有二米左右。土丘就是由木屑秸秆加泥土堆积成的。一只火鸡站在土丘顶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这是怎么会子事啊？去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七月份是火鸡繁育后代季节。火鸡可双性繁殖后代，亦可孤雌生殖。在自然环境下，孤雌繁殖的火鸡需要把卵放在温度恒定在33度的窝里让胚胎发育孵化。通常，火鸡把7-14枚卵放在其自己搭建的恒温33度的窝里，四个星期左右可孵化出小火鸡。这样，火鸡需要找个可做窝的地方，原来我们后院的土丘就是火鸡做的窝。火鸡怕狗，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家庭都养有狗，其就无法在养狗人家找地方做窝了。我们这个家的后院是火鸡选择做窝孵化小鸡的最好的地方，因我们不常住，且没有狗的出没。火鸡做了窝，乃是我们感到非常之头痛的事，因为在这里，火鸡是自然保护动物，不能碰，更不能打杀。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只有试着把土丘扒掉，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于是，星期一早，我就用铁铲和独轮车两工具来进行铲平土丘的工作。用车子把铁铲铲出来的木屑秸秆泥土拉回花坛，重新铺在花草的根部。我在扒铲土丘时，发现火鸡反应的三种变化是很有意思，且感人的。最初，火鸡是以对抗的行动来的，站在土丘顶上，直面对着我，要与我打斗。然而，我手中的大铁铲挥动，其自知难以对抗，只能逃离。接着，火鸡开始耍懒，每当我把装满木屑的车子推走时，其就回到土丘上，懒在那里不走，我只好赶走它，继续我的铲平土丘的工作，这样三番五次的来回行动，我只得把火鸡赶出后院，其飞出篱笆，到其他人家的院子里去。最后，我以为飞出去的火鸡不会再来了。可事情出乎意料，火鸡又来了，其绕了一大圈子，从前门那边的车道上来的，来到后院的房柱边，倚着柱子，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在铲平土丘，见我无理不理它时，就蹭着蹭着来到土丘边，其神态是在哀求我，不要继续破坏它得以繁衍后代的窝窝了。看着火鸡哀哀可怜的样子，我铲土丘的劲头一下子没有了。我感到很是无奈，真应该保留火鸡得以繁衍后代的窝窝，但是，我们的花草怎么办？无奈之下，我得继续铲平火鸡堆的土丘。花了几近六小时的努力工作，土丘铲平了，花草们的根系又披上新装，吸足了水份，应可重新开始生长。

土丘铲平之后，满以为火鸡不会再来寻事了。可是，在星期三那天早上，我在上班之前，去这房子放点东西在冰箱里。当我站在楼上的厨房里，送目后院，看到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即是原来的土丘扒平的地方，一个比原来土丘大小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土丘出现在那里。仅二天三夜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土丘摆在那里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不仅左边花坛上的木屑秸秆夹带泥土被火鸡一股脑儿地搬回到土丘上去，而且右边花坛亦不能幸免，木屑和秸秆快要被搬个精光。该花坛的地表快要完全地光秃秃的了，花草根系朝天，无法站立，东歪西倒的，艰难生长，惨象寰生。此时，一只火鸡还正在搬运木屑秸秆。于是，我观察了火鸡是如何搬运木屑秸秆做窝的。很有意思，火鸡是一只脚站立着，另一脚脚趾挖起一小撮木屑秸秆把其送给脚掌，然后由脚掌把这一小撮木屑秸秆拼命地往后踢出十几二十公分远的一个地方。两只脚交换轮流着工作，一刻亦不停。这只火鸡可能是左撇子，通常右脚往后踢二下，左脚往后踢四五下，很有规律。就这样，火鸡将一小撮一小撮的木屑秸秆从几十米外的地方踢到一个地方堆积成一个小山般的土丘。几十年前，在初中课本中读过《愚公移山》的文章，其叙述了愚公不畏艰难，带领子孙，坚持

不懈，要把挡在家门口的二座大山太行山和王屋山挖平移走，要为闭塞的山村修出一条平川之道路，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山挪走的故事。故事告诉我们，做事要有信心和毅力，要克服困难就必须坚持不懈。此时此刻，我觉得，火鸡尽管破坏了我们的花园，一点亦不可恨，而是非常的可敬。

权衡利弊之后，我们所要做的是不能让火鸡继续做窝。这次，我们用纸板把土丘罩上，阻止火鸡扩大土丘，按他人介绍的方法，用镜子挂在对着土丘的树上以恫吓火鸡，知难而走。然而，无济于事，火鸡堆积木屑泥土秸秆于纸板之上，其亦不怕镜子，还把挂镜子的绳子啄断，镜子墜落地上。最后，我们修正了市政府介绍的方法，将有色尼龙薄膜罩在土丘上，在尼龙膜上加盖了几张铁丝网，使之火鸡没有稳妥冗实的地方可站立来搬运木屑秸秆。之后几天早上，我都会在上班前，去那房子的阳台上看看火鸡的出没；火鸡每天都来，低着头踱步在铁丝网上，因无法工作，时不时抬头张望着四周，一脸无奈，沮丧。后来，火鸡没有出没了，不知所踪。看来，我们这次的行动是成功了。早在月前，我酝酿着写篇我家院子里的火鸡文章的，但是看到火鸡无法做窝繁衍后代的无奈和可怜之情景，我感到内心非常的不安。人情所忍，难以动笔。

上个周末傍晚，我路过街头那边的公寓房，赫然发现栅栏内一个超大的土丘，土丘上一个熟悉的身影 - 我家后院的火鸡。火鸡是自然记着我的，昂首挺胸，洋洋得意，看着我微笑。其无声地告诉我，它亦成功了。我内心安了，又有写这一文章的欲望，我家院子里出没的火鸡，比之愚公更愚，然而更为锲而不舍。

《游朱家坝古村》

清远山人

潞村吃完猪头肉面，西去十公里，就到了朱家坝村。

朱家坝村，相传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后人的聚集地，村口有一巨大木质牌坊，一幅长对联写的是“廊下垂馨朱子理学千祀书香，壩上流芳龙山牡丹百世恩泽”。牌坊背面有书“鸢飞鱼跃”，应取自朱熹的“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句，表达了朱熹欲求空灵清澈，逃禅归儒的心境了。

进得村内，一条市河，两排民居，三座石桥，江南水乡特色很浓。

东西向的河道穿村而过，沿河港两岸，是两排典型的两层楼江南水乡民居，门前留有大约三米宽的风雨廊檐，江南多雨，有了这样遮风避雨的廊檐，哪怕是下再大的雨，乡民们横贯村子东西，也淋不上半滴雨了。廊檐下临河一边，都建有美人靠，闲暇时，在廊檐下散步，或在河边的美人靠上憩息，是件很惬意的事了。三座跨河而过的小桥，更是为乡民们的行走，提供了方便。

唐代诗人杜荀鹤的朋友要到吴地游玩，他为朋友写下了很具画面感的水乡景色诗：

《送人游吴》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湖州古称吴兴郡，是柳永的《望海潮》词中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里三吴的吴中腹地。杜诗人诗中的“姑苏”，应是吴地的泛指了，而“人家尽枕河”，那倒却是实指的。

下午时分，乡民们大都应在地里、厂里劳作，村内尚未开发旅游，也没有游客，偶尔能见到几个村民在廊下剥着豆子，削着芋艿，聊着天。还没到煮晚饭时，河埠边的碾口头，也少有人浣洗。全没有潞村的那份喧嚣，行走在朱家坝的廊檐下，很是静谧，清闲，舒适。

廊下河边的美人靠上，坐着位乡民，眉宇间透着书卷气，我坐下和他聊了起来。他告诉我，眼前这条河，在古时是归安和乌程两县的界河，河的南面古属归安县。我用乡音告诉他，我是十里开外的菱湖镇上人，菱湖古时也属归安县，与他攀起了老乡。

他在杭师大工作，住在杭城，因喜欢老家朱家坝的那份清静，退休后出资把祖屋重新翻建了一遍，经常携妻回来住上段时间。

虚掩的门内，见装修得很精致整洁，遂提出想参观一下，伊欣然带我们参观了楼下的三进间，里面装修很好，空调、冰箱、现代化的厨卫设施一应俱全，卧室都做在楼上。二，三进中间有个小天井，种着几盆兰花、天竺、菊花，很是雅致有品。

屋前河边吊着一个细绳编的鱼篓子，他提起来给我们看，养着好多很大的河虾，说是到养虾塘那买的，很便宜，才十五块钱一斤，想吃就提些出来吃吃，这样的河虾，城里得上百一斤了。

他提到了费爱能兄，说前段时间还看到他回来过呢。

并提到了陈安行兄，谭金星兄，朱水桥老师。

费爱能兄是上海知名作家，在写作上给了我很多的指导，他曾插队朱家坝。其余几位兄长，也曾插队或住在朱家坝村。

他还建议我们到村东南的龙山寺看看，说此庙很有些典故的。

龙山寺规模很大，地上墙上到处可见石刻的“顺治通宝”，看后正不解，恰好庙内一年轻和尚，走上前来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有何要帮助的，经询问后得知，顺治帝当年出家五台山数年后，被人识出，致来观龙颜者日众，遂又悄然南下，到龙山寺隐居修行至圆寂。后庙内在大雄宝殿东边，专为顺治帝建有一座顺治殿。并说这附近乡民习俗：不信菩萨，专拜顺治。

想来也是，这顺治两个字，是很得口彩的。现今湖州一带人家装修房屋时，都要在木地板下，悄悄放上几枚“顺治通宝”铜钱，以讨彩信，以致市面上的“顺治通宝”铜钱，价格翻了倍大涨。

从龙山寺出来，走过建于明代的津济桥，把河北边乌程界面上的廊檐，也走了一遍。

那些没有经商业开发的、原汁原味的、清静的水乡街廊，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告诉妻和朋友，小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小河边，这样的廊檐下，在这样的小河上，在那些悠悠荡荡的小船上嬉水、玩耍、长大的啊！

记于壬寅年初冬

除 夕
陈 谦

这一夜
听啊
萦绕梦里竹林的古老童谣
荡漾着故乡九龙江畔的朗月清风

看哪
脑海里绽放无穷的记忆烟花
是那样斑斓多彩啊
散落在异国他乡的海角天涯

透过中国红的窗花
我看见儿时那双稚嫩的小手
沾满天真浪漫的面粉
在父亲慈爱的目光下
揉捏擀压出最笨拙歪扭的饺子皮
包出一下锅便暴馅儿的饺子
而父亲乐开一脸俊朗的笑纹啊
只赞说
那活脱脱是群最欢快憨胖
随时准备跃入他口中腹内的
热腾腾充满生机好奇的小白兔

透过前院的树篱
我看见我和二哥去井边担水洗年夜菜
扁担的一头放在前面矮小的我肩上
另一头高起在后面二哥的肩上
扁担上的半满水桶被二哥往后挪到靠近他的肩
轻松而自豪的我啊
率领着没有水桶的那一头
悠啊悠啊把水担回了家

透过新插入花瓶的三角梅
我看见我们站在椅子上
伸长了手臂擦净高高的门框顶
擦去堆积了一年的小小失败沮丧
也擦去了母亲无言的辛劳与琐碎的忧伤
透过低垂的门帘
我看见我们跳下椅子
奔向充满诱惑的厨房
那里弥漫着一整年最热烈惹人馋的飘香
姐姐
大哥
二哥
我们都来帮忙端菜上桌吧
炸枣松软脆香
海蛎煎外焦里嫩金灿灿
心脏形的血蚶一烫就开好神奇
还有粘走了我第一颗松动乳牙的麻糍
还有年年必须登场的整鱼
还有
还有母亲酿的荔枝酒
一层荔枝一层糖
一层荔枝一层糖
甜甜蜜蜜的滋味
如同我们尝一口就会抿着嘴笑的喜悦

姐姐大哥二哥
我们都来帮忙吧
帮父亲把雕刻得叶茎卷曲如花篮的水仙花摆案头
帮母亲把小炭炉放餐桌正中央
再把墨汁浓郁的福字贴上
今晚
我们围炉
明天
我们穿上妈妈亲手裁缝的新衣裳

抓一把瓜子和鱼皮花生
一路嬉闹一路嗑吃去老师家拜年

啜一口
酝酿在岁月长河里令人沉醉的往昔
望一眼
星火燃起的天空下悬挂满目的红灯笼
我亲爱的孩子们啊
我们正在过年
过你们的妈咪一提起
思绪便会飞越千山万水的
遥遥的中国年
那是我与亲情紧紧相拥的深爱

那是我还迷恋着柴米油盐的人间
那是我歌唱写过的以及未写的诗篇
那是我回望祖国无数次的永不分离的团圆啊
那是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以殷切的期盼日夜奔赴的
崭新的明天

未春二首

其一 晨

紫悦

蛋黄般的太阳
从河里沐浴后爬出来
不小心打碎了
玻璃般的水面
河面上残留着波纹和
无数细碎的亮片

林子里静得
只有几只鸟儿
在叽叽喳喳地问早安
一向沉默无语的老桉树
依旧是鸟儿们
最忠实的朋友

晨曦中
老桉树干的一侧
肌肤显得白皙发亮
树叶也变得斑驳琉璃

修长的老桉树边

生长着许多矮胖的灌木丛
热烈的晨光
是位霸道又麻利的服装师
剪裁出一件件斗篷。

清一色的斗篷
仰望着，欣赏着主人
静静地
躺卧在草地上

其二 风

林子里
回荡着哗哗的响声
是风在大声喧哗

老桉树
抽搐地被风扭动着
长长的臂膀

一柳树枝
像穿着绿衣服的孩子
被荡起来好高

再来

再高一点

- 他顽皮地使唤着风

回憶同星雲大師的接觸

洪丕柱

今天看新聞，得知星雲大師已經圓寂，享耆壽 97 歲。

星雲大師同昆州華文作家協會曾有一段關係，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回憶同這位大師的接觸。

記不確切在 1995 年的哪一天，昆華作協曾在布市佛光山中天寺同星雲大師搞過一次佛教同基督教的對話。會後，大師招待我們吃素齋，記得食物做得很不錯，先有一道精美的素湯，然後有幾道菜餚，放在每人面前的小碗裡，最後還有甜點。

閒聊中大師聽昆華老會長蔣中元先生說我們出版一份免費刊物《澳華月刊》已有數年，我們沒有專人拉廣告，故廣告不多經費相當困難，但仍堅持每月按時出版；工作人員都是作協會員，出版社就在蔣先生家，所有的設備從電腦、打印機、複印機等都是自備或自籌資金買的，我們是在業餘時間幹義務勞動，但仍堅持給每位作者發每千字 10 澳元的稿費，表明對作家勞動的尊重（那些能掙很多錢的華文報刊大多不發稿費）。大師聽了二話沒說，當即開了一張四千元的支票交給蔣先生，作為增送給作協的出版基金。我們當時都非常感動。

記得那年大師還在昆士蘭大學作過演講。講題好像是《佛教的真諦》。我們不少人去聽講以表支持。我是基督徒，當然不會關心或記得他講的有關佛教的內容，但我感興趣的是他本人也是一位作家，寫有大量散文和其他著作，而他也談到了自己的業餘寫作，談到曾編輯過期刊，以及在佛光山辦教育等內容。

我們當時就聽說過星雲大師身體不太好。別看他長得又高又大。那是他有心血管毛病和高血壓。聽說他後來還曾開過刀。後來又聽說過他生糖尿病、腎病（常要洗腎）等。不過在同他接觸中，他看上去他並不病容滿面，而是精神很好，這是很佩服的。

1997 年 5 月我以澳華副會長身份參加在墨爾本召開的第一屆大洋洲作協會議。昆

華亦有會員參加。大會總議題是《文化跨越》，即中文在“海外”同當地文化的融合。參會者們以 panel 的形式就一些論題發表意見。與我在同一 panel 中的有陳耀南教授、龔鵬程校長和葉宋曼瑛博士。我們的議題是中華文化文學的世界觀，經介紹，龔校長原來是佛光大學校長。我才知道星雲大師的佛光山辦有佛光大學，這恐怕是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創新！我當時的看法是大師在佛光山的一些做法似乎是吸收了基督教的做法。昆州的一些教會辦幼兒園、小學、學院、養老院和醫院，教會學校都是名牌私校，我曾在教會學院教過書。澳洲亦有天主教辦的規模可觀在各州有分校的天主教大學。

大師的佛教理念是走到人間去，積極參與社會，而不是在深山修煉，故被稱為“人間佛教”。看來這是對佛教的積極貢獻，而基督教一貫就是“人間”的。

2001 年我有機會到加州。洛杉磯的友人曾帶我去參觀加州的佛光山西來寺。加州比我們昆州大氣，那西來寺要比布市中天寺宏大得多。那天我們正好看到西來寺的和尚在那裡唱“卡拉 OK”，即用類似於卡拉 OK 的形式，拿著手麥唱佛教的經文，曲調優美，個個唱得真切而動聽，使我大開眼界，同傳統的敲木魚唱“南無阿彌陀佛”那單調的誦經有天壤之別。我覺得這倒有點像基督教唱讚美詩，用動聽的曲調唱對主的崇拜和聖經教導的讚美那樣。

2011 年的世華大會先後在中、台兩地舉行。世華先在在廣州的暨南大學開兩天會，並在廣州參觀了黃花崗等景點。然後會員們飛往廈門，坐旅遊大巴參觀漳州、泉州、華僑大學等地後飛往高雄開第二階段會議，而這個階段的會議經費全部由佛光山資助，因為星雲大師也是世華會員。飛抵高雄機場後即坐佛光山的旅遊大巴到達佛光山。當晚星雲大師宴請世華與會者。會上世華秘書長傅兆祥向大師頒發了世華終身成就獎。席間我走上星雲大師坐的前排向他作了自我介紹，說我就是多年前在中天寺同他作對話的昆州作協前會長，不知他是否還記得我們。我並告訴出席宴會的會員們星雲大師當時給本會出版的刊物慷慨捐贈四千澳元的事。



參會的世華作家們住進了佛光山自己的有 600 多個客房的佛光酒店，以後兩天的會議和用餐（早餐在酒店用）就在酒店附近的會場和可供四千人吃飯的大食堂。早餐時我發現有牛奶和奶酪！我即想起從前交過一位美麗的女友，她是虔誠的佛教徒，寫得一手好字，常去寺廟幫忙抄寫經文。我不計較她吃素。但建議她喝牛奶，她堅持說牛奶是葷的不能喝，我們就此分手。午餐我們在大食堂吃，每人都先有一碗湯，然後服務的僧人們給每人送上米飯和豐富的素菜，並拿著大盆不斷給食客添菜，最後是一道甜食：冰淇淋！我想這基本上是西餐的格式啊。

我看到那排隊進入食堂的眾多僧人，中間有不少黑人和白人，足見佛光山的國際影響。我想這也許是佛光山提供國際式午餐的原因吧。

有人說星雲是政治和尚，陳水扁當政時他稱讚陳；去大陸時他又稱讚習近平。本人不擬對此發表觀點。本文只是回憶自己同大師和佛光山接觸的經歷。